

紧紧抱着祂...

作者：普瓦内斯瓦里·纳拉亚纳萨米
(Puvaneswari Narayanasamy)



1984年，六岁的我在妹妹朋友的家中第一次看到斯瓦米的相片。尽管对斯瓦米尚一无所知，但我莫名地被祂吸引。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梦见祂。祂常向我显示即将发生的好坏境遇。那时我就知道在我人生的一切遭遇中，斯瓦米都会紧握着我的手。

20多岁时（确切的时间我已记不清楚），斯瓦米出现在我梦境里，祂触摸我的两只耳朵并微笑着说“别担心”。我至今仍感觉到祂那柔软温暖的手托住我的双耳，那修剪圆润的指甲触摸着我的耳后。我热泪盈眶对斯瓦米微笑，顶礼于祂的莲花足。祂深情地摸摸我的头，祝福我。我知道有重大的事情即将来临。

在此之前，我19岁时两只耳朵逐渐丧失听力，已被确诊为感觉神经性耳聋（Sensory Neural Hearing Loss）。我看过许多专科医生，但每次的诊断都是一样的，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，完全失聪是不可避免的”。

失去听力就像失去生命一样，因为与人沟通变得极痛苦。在工作上我面对困境，也为无法和家人有效沟通而沮丧。我失去唱歌的能力，因为音调障碍而节奏感变差。我依赖助听器，但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。

每当我因为失聪而想放弃生命时，斯瓦米总会透过出现圣粉或出现在我梦里来展示祂的加持。这些发生都加强了我对祂的信心。祂的爱更胜于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爱。

更糟的是由于助听器耳机受到细菌感染而引起耳道过敏反应，我无法佩戴助听器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！我被迫于2011年辞去银行的职位。每次清理耳朵的脱皮时，我都感到奇痒甚至引起流血。只有斯瓦米知道我的痛苦。我多次哭着在神台前质问祂。但一看到祂的笑容，我的心顿时软化了，无奈只好向祂申诉“斯瓦米，我会紧紧抱着你”。

2015年11月，过敏反应带来的巨大痛苦已经令我难以忍受。我决定去政府医院再做检查。医房里有2名医生，其中一位初级医生为我看病。检查的诊断也如往常一样，“对不起，我们帮不到你。失聪已不可逆转。”但我拒绝放弃，我告诉自己要抓住机会询问关于植入人工耳蜗的手术。

我大胆问道，“我可以植入人工耳蜗吗？”那时我不晓得在场的另一位医生实际上是耳鼻喉科主任，他也是人工耳蜗手术的首席外科医生。我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放下手里的工作问我是否知道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风险。我告诉他，“医生，我知道，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就这样，我取得预约进行后续检查。

接下来的许多血液测试、过敏测试、听力评估、X光检查，磁共振成像（MRI）等等，令我心力憔悴，但斯瓦米激励着我继续前进。我本是一个缺乏耐心的人，但在人生的这个特殊阶段，我居然这么有耐心。这绝对是斯瓦米的加持。与此同时，尽管生活上有种种不便和困难，我参加了沙迪亚赛人类价值教育（EHV）教师培训课程。2016年中旬，医院外科主任，菲利普医生捎来好消息，我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指征。我高兴得不得了，但听到近7万令吉的手术费，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。这笔费用，对于失去工作的我和普通打工族的丈夫来说，实在拿不出。医生建议我去申请政府福利援助金。

很快的，我又迎来另一波考验；应付福利部官员多次的家访和面谈。第一次的面谈发生在2016年8月2日。面谈前一晚，我把所有文件准备好并置放在神台的斯瓦米座位前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发现斯瓦米座位的扶手出现了圣粉。我知道一切的发生都是根据祂的意愿。面试进行得很顺利，但看来不太乐观。或许是斯瓦米的加持，那位福利部长官似乎知道我的苦衷，她承诺会尽量帮助我。我一路经过了3次面试。



大约一个半月后，福利部还没有下文。我向斯瓦米表白，“好吧，斯瓦米，一切的发生只有您最清楚。把机会赋予比我更需要的人吧。我尚可以忍受这种残疾。”两周后的一个星期四，妈妈递给我一封福利部的信件。读完那封信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让妈妈再给我读一遍，泪水忍不住滑下来。福利部基金会批准了6万余令吉的援助金，这意味着我只须支付4千令吉的差额。这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好消息之一。

我自己存了一笔钱，准备参加于2017年2月在印度百善地举办的EHV教师培训课程毕业礼。我很想在百善地接领证书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我在手术和毕业礼中陷入两难。慈悲的斯瓦米再次施予援手；家人和一位赛兄雪中送炭，帮助我缴付了手术费的差额。

2017年2月，我前往百善地接领毕业证书。之后，我急切盼望着手术日的到来。同时，我一直想为癌症患者出份力。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。由于手术前我需要剃掉一小部分头发，我打算把头发剃光，将它捐给慈善机构制成假发，供癌症患者使用。在家人和斯瓦米的激励下，我想出另一个主意——慈善落发活动（#Bald4aCause），为我接受手术的同一家医院的儿科肿瘤病房筹款。

2017年3月22日，我和5个朋友把一头发丝剃掉，为患癌儿童筹得8千4百50令吉，同时把长发捐给癌症协会制作假发。接着，我于3月24日植入人工耳蜗，并于4月16日完成开机。蒙斯瓦米恩典，整个手术过程很顺利。



现在我期盼尽快克服音调障碍，为斯瓦米唱出我最喜爱的2首峇赞：Sai Hai Jeevan 和 Sundara Sundara Nache。从陷入绝望到回归有声世界，有斯瓦米一路加持，而我总是一如既往地紧紧抱着祂。

摘自：RadioSai Journal, Volume 15 - Issue 11, November 2017
